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座
蘇共黨史第八章

姚錫華譯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四四二條光明胡同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7/8 印張 18,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數 1—100,000

統一書號：3000·32

定價（5）五分

32
52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座

“蘇共黨史”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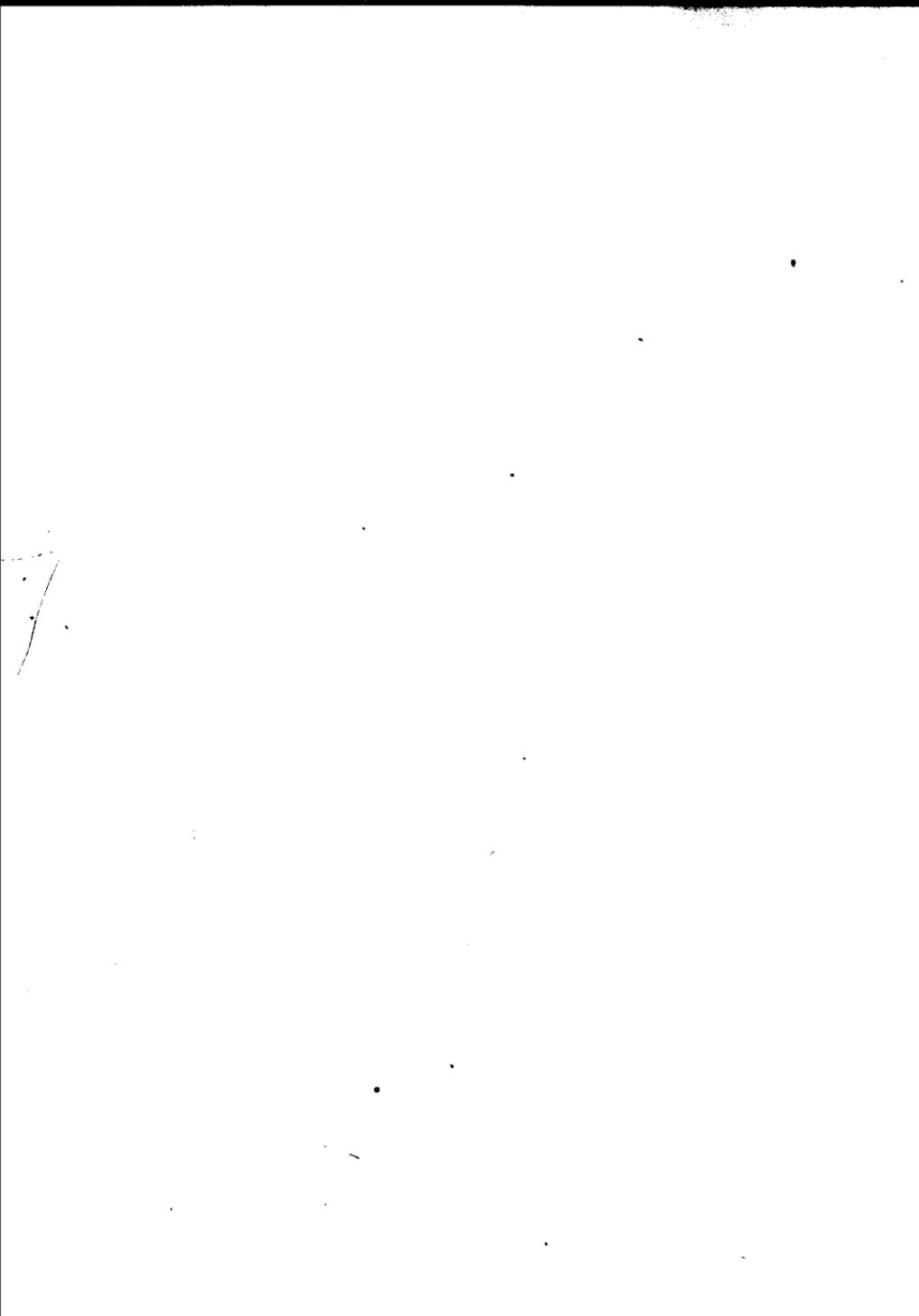
姚錫華講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稿)



中國青年出版社

347
34



第八章所包括的時間，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这一章總結了無產階級夺取政权之后，反对外國帝國主义和國內反革命分子，捍衛和巩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同时也論述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建設社会主义，在对待小資產階級，特别是对待中農政策方面的許多問題。因为農民問題無論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对于無產階級始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前面几章我們虽然也屢次提到过，但是都沒有系統地講过，所以这一章我們要比較詳細地談談工農聯盟的問題。这一章一共講兩個題目：第一，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战争的开始。苏維埃政权在战争中的勝利。第二，党在農民問題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一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战争的开始。 苏維埃政权在战争中的勝利

苏維埃政权就它的本性來說，是一个和平的政权，因为無產階級沒有侵略任何別國領土的意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就指出，即使各民族人民互相反对，利用某一民族來压迫另一民族并且以这种办法來保証自己的統治，这是迄今以前一切統治者和它的外交家的藝術和活動。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將有同一的統治者——劳动。在前一章里曾經講到，苏維埃政权成立之后頒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建議各交戰國進行正义民主的和平談判，可是沒有得到各國政

府应有的支持。此后，苏维埃政权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环境，不得不和德国单独媾和，并且因此签定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

但是，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把它看成眼中钉。他们不能忍受十月革命所给的沉重打击，不愿意丧失像沙皇俄国这样一个区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后备和在东方的支柱，更不甘心抛棄在俄国的巨额投资和大量收入。协约国反对苏维埃政权退出战争，害怕俄德和约会帮助德国，并且促进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从而破坏帝国主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还准备瓜分俄国，他们已经按照旧中国的模样，把俄国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有美国参加的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会议，就曾经暗地干了这种卑鄙的勾当。尤其使帝国主义惊恐的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工人运动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都蓬勃开展起来。他们认为消灭苏维埃政权乃是使自己国家免受“共产主义传染”的“得救手段”。同时帝国主义也考虑到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巩固，如果趁苏维埃政权还在摇篮的时代就把它扑灭下去，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美国有一个参议员就公开声称：苏维埃政权现在只要轻轻一推就倒了，俄罗斯不过是一个无所谓地理概念。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是好好支配俄国一亿七千万人民，支配俄国无穷尽的粮食、燃料和矿藏。掠夺俄国土地和资源的野心，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懼和仇视，把帝国主义引上了军事冒险的道路。

不过帝国主义者在存心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在他面前摆着许多棘手的困难。他们没有和俄国接壤的土地，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并且知道自己的士兵在进攻社会主义俄国的时候是靠不住的。再说，帝国主义者也不便于直接公开地进攻俄国，因为这会使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被指责的地位，特别是会遭到本国劳动人民的坚决反对。所以帝国主义者不仅制造武装侵

略的借口，而且想利用俄國國內反革命分子，供給他們金錢和軍火，來為自己驅除所謂“布尔什維克魔影”。帝國主义者的确找到了这样的奴才。俄國國內各種反革命分子，正在拚命反对苏維埃政权，但是他們單憑自己的力量，却不能和苏維埃政权進行任何嚴重的有希望的斗争。事情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當問題涉及到階級利益的時候，資產階級总会毫不迟疑的出賣祖國，和外國帝國主义达成交易反对本國人民。俄國反革命階級也果然这样做了，他們為了换取帝國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不惜拿祖國的領土、粮食、石油和工業作為代价。这样，一个出錢，一个出人，就使國際國內的反动勢力完全結合起來了，于是就把爱好和平的苏維埃政权，拖進了一場繼續了三年的战争。应当指出，外國武装干涉者在這裡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果在高爾察克、鄧尼金、尤鄧尼奇、弗蘭格尔背后沒有站着帝國主义者，那末，未必会有这样規模的國內战争。

从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起，帝國主义和國內反革命分子就連續舉行了多次陰謀暴動，接着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帝國主义國家，先后用不宣而戰的方法，踏進了俄國領土，開始了大規模的反苏維埃战争。这次战争和歷史上通常見到的战争不同，它是兩個社會經濟体系之間的战争，是剛剛產生但是还幼弱的社会主义和已經腐朽但是还强大的资本主义之間的战争。从俄國無產階級這方面來說，这是被迫進行的自衛的和正义的战争，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列寧說：“我們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繼續，是推翻剝削者、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治的繼續。”[⊖] 同时，無產階級進行的这次战争，既然是反对國內和國外兩種反动勢力的，因而它一方面是階級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保衛祖國的民族战争。在這裡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捍衛民族独立，防止帝國主义的侵略。所以苏联人民有充分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二〇二頁。

理由把这次战争称呼为衛國戰爭。为着保衛自己切身的階級利益，和保衛祖國独立的民族利益，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喚醒起來，这就使这次战争具有了全民的性質。前方和后方也就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后方的作用是大大地加强了。这次战争也是一場最艰巨的战争，苏維埃政权既要反对國內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又要反对武装干涉的十四个帝國主义國家。無論从軍隊的人数、訓練和裝备上說，苏維埃政权都远不如自己的对手。战争是对苏維埃國家經濟、政治、軍事的最嚴重的考驗。

当苏維埃政权在四面战火包围之中，四分之三的領土被敌人占領，并且和丰產粮食的地区隔絕的时候，布尔什維克党絲毫也没有灰心丧气。列寧知道劳动人民身上蘊藏着充沛的精力，确信劳动人民奋起捍衛自身利益的斗争，是一定会獲得勝利的。他說：“一个國家的人民，只有在它的工人農民大多数都知道、感到和看見他們所保衛的是自己的苏維埃政权——劳动者的政权，他們所保衛的事業的勝利將保証他們和他們的子女能够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享受人类劳动所創造的一切的时候，才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布尔什維克党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祖國在危急中”，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綫”、“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同时立刻采取各种措施來保証战争的勝利。

軍隊是進行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十月革命后苏維埃政权几乎沒有自己的軍隊。党馬上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工農紅軍方面。一九一八年四月苏維埃政权發布了关于劳动人民必須受軍事訓練的法令，同年五月又發布了施行义务兵役制的法令。党把大批最优秀的党员、青年团员、工人派往前綫，使他們成为軍隊的骨干。党同时在軍事方面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例如廢除長官选

[⊖] 轉引自“苏联共产党五十年”，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頁。

举制，利用旧的專家，創辦訓練軍官的學校，实行政治委員制等等。这样，到一九一九年，苏維埃政权就拥有一支具有嚴格紀律和战斗力的三百万正規紅軍了。党也沒有忽視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

为了給前綫充分的人力和物力的供应，党和政府不僅把全國生活轉上战时軌道，而且实行了一些綜合起來被称为“軍事共產主義”的措施。首先，为了要在工業被大量破坏了的基礎上保証軍隊和人民的需要，苏維埃政府不僅对大工業而且对中小工業的生產实行了嚴格的監督。把全部產品集中到政府手里，以便合理地有計劃地分配。粮食方面的奇缺，帶給了士兵和工人以挨餓的威脅，而富農却把粮食藏在倉庫里，企圖制造飢荒來扼殺工農政权。于是政府就明令禁止粮食私人買賣，規定了余粮收集制，即把農民除了留作口粮和播种以外的所有余粮，按照固定价格交給國家。此外党还实行了普及一切居民的义务劳动制，讓剥削階級从事后方劳动，騰出人力調往前綫。这样党也就实际上实行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应当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战争的緣故不得不实行的一种暫時的措施。列寧后來說過：“‘战时共產主义’曾是由于战争和經濟破坏所迫不得已实行的。它不會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务的政策。它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当战争結束之后，党也就立刻改变了这一政策。

縱然是在战争期間，党也非常关心經濟問題。这不僅是为着眼前的國防需要，而且也为着長远的社会主义建設。正是在这个艰苦的年代，列寧拟定了一个建設社会主义的綱領，这个綱領就是：实行國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行以社会主义原則改造農業的合作社計劃，实行文化革命。党和國家直接管理和組織各種生產事

[⊖]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卷，第八五八頁。

宜，領導和發動群众从事劳动。千百万人民不顧飢餓寒冷積極响应了党的号召，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气概。由莫斯科到嘉桑的铁路工人首先發起的，后来普及到全俄的义务劳动星期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列寧兴奋地把它称呼为“偉大的創举”，認定这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共產主义的方法。

隱蔽在后方的奸細和間諜的暗害活动，資產階級的破坏和怠工，以及几乎遍及各地的富農暴动，給無產階級專政造成了致命的威脅。苏維埃政府不得不起來制止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并且对那些怙惡不悛的分子采用了恐怖手段。列寧曾經指出：“如果有时人們因我們采取这种方法而責難我們，那我們就說：‘資本家老爺們，这是你們自己的罪过。假使你們不是这样野蠻地，这样狂妄地，这样厚顏無恥拚死命地抵抗，假使你們沒有去和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那末，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較和平的形式。’”[⊖]

党和政府所采取的这种种措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九二零年在粉碎了波蘭地主弗蘭格尔的進攻之后，战争就以勝利而告結束。苏維埃政权之所以取得这次勝利，更重要的是因为俄國無產階級所捍衛的事業是正义的事業，社会主义的事業，它得到了整个世界劳动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一次交鋒，說明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具有無限的优越性，說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不能够被战胜的。

二 党在農民問題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馬克思主义政党非常关心農民問題，把能不能正确解决工農之間的关系，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礎。为什么呢？因为無產階

[⊖] “列寧文选”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卷，第五五六至五五七頁。

級要想革命，或者勝利了要想建設，都必須在社會各階級中為自己尋找一些同盟者，以便壯大革命力量，孤立敵人。一般說來，同盟者問題是和革命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繫的，在某一時期無產階級提出的某一政策，社會上各个階級都會採取贊成、反對或者中立的態度。無產階級的任務就在於要盡多地爭取一些同盟者，其中包括可靠的和不可靠的，暫時的和長期的，堅定的和動搖的。拿民主革命來說，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同盟者，民族殖民地解放運動也是一個同盟者。國內的小資產階級，在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也是可能爭取的同盟者。其次還有一個無形的同盟者，這就是敵人內部的衝突和矛盾，因為這種衝突和矛盾對無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可是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最可靠的，並且是無產階級在政治實踐中始終必須爭取的同盟者，這個同盟者就是農民。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和農民的關係，把農民團結到自己方面來，那它就不能成就任何事情。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重視農民問題，正是從這種考慮出發的。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大家知道農民究竟是怎樣一種社會集團，就它的經濟地位來說農民是小商品生產者，這就是說，它既是私有者，又是勞動者。在封建社會，農民被地主束縛在土地上任意宰割，高利貸者、商人也沒有放鬆對農民的剝削。自从資本勢力滲入農村之後，農民生活就更加惡化。資本不但剝奪了農民，而且分裂了農民。農民是私有制的奴隸，為着擺脫這種不堪忍受的處境，農民首先掀起了反對封建的鬥爭。不過世代相傳的服從習慣，使他們很難達到全國的規模，經濟上的分散狀況，使他們不容易集中，占有少許財產的情形，使他們不是那樣堅定。因此歷史上許多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結果不是直接歸於失敗，就是被別人利用。當資產階級奮起反

对封建制度的时候，農民就把資產階級看作自己的朋友，積極協同資產階級去夺取政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实际上并沒有給農民什么，相反在革命勝利之后農民却处于資本的重压之下。農民始終生活在破產的恐怖之中，即是用全家的勤苦劳动，用降低生活水平到半飢餓的程度，仍然很难守住那一小塊土地。隨着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义階段，農民的狀況更是每况愈下，壟斷資本把農民拖到了絕境。

自从無產階級走上革命舞台的时候，農民就逐漸把無產階級看成自己的同盟者和領導者。無產階級和農民都是劳动群众，都是社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然而無論在封建关系还存在的地方，也無論在民主革命已經結束的地方，他們都受到同样的压迫和剥削。从奴役制度下解放出來的共同要求，把兩者的命运完全联結在一起了。当然，这不是說工人和農民之間沒有矛盾，問題在于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并且最后消除的，而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則是根本的。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可以獲得幸福的生活，無產階級也只有在農民的帮助下，才能解放自己和全人类。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工人和農民，是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我們常說人民群众創造并且推進歷史，其实这里所說的人民群众，主要也就是指工人和農民。所以無產階級和農民有沒有建立联盟，这个联盟巩固不巩固，就成了革命勝利或者失敗的根本关键。譬如說，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为什么失敗了呢？主要的就是因为沒有一个巩固的工農联盟。反过來說，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为什么勝利了呢？就是因为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和贊助。正因为这样，無產階級政党的全部政策、策略、方針、路綫的出發点，都首先在于巩固和農民的联盟。

既然工農联盟这样重要，是不是可以說隨便一种工農联盟都

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呢？不是这样。列寧指出过，工農聯盟这一概念是可以任意解釋的，但是只有在保証無產階級对農民領導的条件下，这个聯盟才是原則上正确的。这为什么呢？因为農民和落后的小生產相联系，沒有远大的將來，也沒有以新的生產方式代替旧生產方式的力量。農民作为一个階級，不是一年年增長着，而是一年年瓦解着，日益分裂为相互对立的貧農和富農。同时，農民虽然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沒有密切的联系，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离，不是把他們团结起來，而是把他們拆散。農民虽然占着人口的大多数，可是并不能成为一個独立的力量。正因为这些，馬克思主义者总是指出，農民运动是一个自發的运动，農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由別人來代表他們。農民“需要城市里更集中、更有知識、更容易动员起來的人民的領導和推動”。[⊖]很顯然，当無產階級和農民联合的时候，当然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够給農民所必需的組織性和文化知識，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够給農民指出斗争的目标、方法和途径。所以我們需要的工農聯盟，絕不是工農之間簡單的平行的聯盟，更不是把工人湮沒到農民中去的聯盟，而是領導权一定要屬於無產階級的那种聯盟。

由于農民有以上所講到的那些缺点，因此，農民运动也是有缺点的。譬如說，它的行动往往缺乏組織而比較散漫，它不像無產階級那样坚决而是比較动摇，政治上不是那样开展而是 比較保守等等。不僅如此，農民运动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革命的。歷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農民由于無知曾經帮助資產階級反对了無產階級。因此，我們需要的工農聯盟，就不但是要保証無產階級对農民的影响和教育，而且要直接能够帮助無產階級推進革

⊖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与反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頁。

命事業的聯盟。列寧還指出過：“農民運動始終含有一種反動的混雜成分”[⊖]。譬如說，農民往往給自己澈底的民主主義的要求，披上一件社會主義的外衣。俄國當時流行的“土地社會化”思想就是這種表現，中國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所發生的，被毛主席稱呼為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農業社會主义思想，也是這種表現。所以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建立和發展工農聯盟的時候，要善于清除農民運動中那些不純的成分。這就是說，要批判農民那種空想的社會主義外衣，同時也要把包藏在這件外衣裏面的實際進步內容揭示出來。

還應當看到，農民既然是小生產者，那麼就它的經濟類型來說，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而且它本身就會經常不斷地、每時每刻地分泌出資本主義成分。這種情況決定了農民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是容易傾向資產階級方面的，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它又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後一個基地。所以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工農聯盟，就不是簡單的、互不干擾的聯盟，而是以反對農民本身那種資本主義傾向為目的的聯盟。換句話說，在民主革命中要防止農民被資產階級拉過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保證消滅階級，包括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放在共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經濟。只有這樣，工農聯盟才是正確的鞏固的。

我們說工人農民必須而且可以結成聯盟，這還不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自然而然地給我們這樣一個聯盟。這首先因為資產階級在竭力拉攏農民。資產階級清楚，農民是怎樣一個巨大的後備力量，誰只要得到了農民的支持，誰也就会在鬥爭中成為勝利者。應當承認，農民那種對私有制戀戀不舍的情緒，總想爬上富農地位的願望，以及由於歷史上的一些原因，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跟着資產階級跑。而資產階級也會用一些細小的、實際上有利於富農

[⊖]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六八八頁。

的改良來引誘農民，并且尽量激起農民对工人的怀疑，在農民的思想面前把工人描寫成懶惰的“分贓”主义者。所以工農聯盟的建立和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这里預定要有一番激烈的爭奪，在民主革命中是和資產階級政党爭奪，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和小資產階級政党爭奪。

說到这里我們也就談到另一點：工農聯盟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聯盟，而是兩個階級以互利为目的的階級聯盟。農民是过實際生活的人，要想僅僅用宣傳的方法把它們團結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是办不到的。列寧說：“要知道，我們不單是靠空氣來生活的；若沒有作为我們在反对我國資產階級的斗争中取得勝利的基礎的經濟基礎，我們和農民的聯盟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長期支持下去的。”[⊖] 所以要想巩固工農聯盟，無產階級就应当在任何革命階段，都提出能够滿足農民要求的实际措施。

可是大家知道，農民內部是不一致的，隨着资本主义的發展，農民大体分化为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四个部分。我們平常講的工農聯盟，主要也就是指工人階級和貧農、中農的聯盟。雇農是完全喪失了生產資料，而依靠出賣自己的劳动力來過活的農民，他們或者是受人雇傭的長工，或者是常年出賣勞動力的短工，他們是鄉村中的無產者。貧農是指这样的農民，他們虽然占有少量生產資料，但不足以維持自己家庭最低的生活水平，因而不得不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者兼做其他艰苦的副業，这是鄉村中的半無產者。中農是占有相當生產資料，一般地說不剝削別人，也不出賣勞動力，可以用自己的劳动來養活自己的農民。這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常常想躋身于富農的行列，但是實際生活總是把他們的大多數拋到貧農的隊伍里來。富農是占有大量生產資料，主要靠剝削

[⊖] 列寧：“論工農聯盟”，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六一頁。

雇農和貧農來發財致富的農民，往往也兼營商業，放高利貸或者兼營為農產品加工的工業作坊，這是鄉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之所以與‘農民’有關，只是因為文化水準不高，生活常規相同，在自己農莊內親身參加勞動。”[⊖]

鄉村里既然有這樣一些利害對立的階級和階層，當然也就不能指望他們對不同性質的革命採取一樣的態度。其中一部分是會始終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可以支持某一革命又反對另一革命的，還有一部分是支持某一革命而對另一革命表示猶豫不決的。所以工農聯盟也就不是籠統的、一成不變的，在革命發展的一定階段，它包含著一定的內容。布尔什維克黨充分估計到農民內部不同的成分，在自己政治活動中先後提出了三個對待農民的基本口號。

從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這是革命的第一階段，黨在這個階段對農民的基本口號是：聯合全體農民，中立自由資產階級，反對專制制度，為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這個時期俄國農民的狀況是非常悲慘的，列寧曾經統計過，全俄可耕土地差不多有一半在地主手里，剩下的一半又多半被富農把持，占農戶百分之八九十的貧中農，不得不在“勞役”制、“對分”制的形式下遭受地主和富農的盤剝，不得不四方奔走以雇工的身份掙得一些生活費用的補充。同時，農民化了“贖金”也沒有成為自由的人，農民還是一個卑賤的等級，還要交納特別的貢稅，還負有許多臨時的封建義務，並且，農民不能退出半農奴式的村社，不能自由處理自己的土地，不能自由遷居其他地方。農民所受的這種種壓迫和剝削，把農民推上了革命的道路。應當指出的是，農民這些遭遇在不同程度上也落到了富農的頭上。因此，反對封建

[⊖]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卷，第七八三頁。

制度的民主革命，就得到了包括富農在內的全体農民的贊同，黨在這時也就把富農作為一個聯合的對象。

當然，富農即是在參加民主革命的時候，也是不能和勞動農民相比的。富農不僅對無產階級是存戒心的，對革命的未來是反對的，而且在當時就和貧苦農民處於對立狀況之中。所以說在民主革命中農村里就存在着兩種階級鬥爭：一種是全體農民反對地主、沙皇、官吏的鬥爭；另一種是貧農反對富農的鬥爭。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也就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不過後一種鬥爭雖然正在發展和尖銳，但是在當時前一種鬥爭畢竟是更加重要的，共同的利益超過了貧農和富農之間的階級利益。富農既然有反對專制制度的要求，當然也就沒有必要過早地打擊它，從而把它拋入敵人的陣營。

自由資產階級在這時是中立的對象。可是怎樣中立資產階級呢，怎樣實現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呢？又怎樣使革命避免向改良主義的道路發展呢？這裡就要看農民究竟跟着誰走。**毫無疑問**，農民一定會和無產階級聯合，使資產階級陷於孤立的。因為無產階級提出的徹底的土地綱領，提出的廢除和歸還“贖金”，無償取消一切封建義務的要求，集中表达了農民的願望。所以不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當中，或者以後几屆杜馬的活動中，都逐步地加強了工農聯盟。

沙皇制度推翻之後，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這時候革命的鋒芒針對資產階級，於是原來統一的農村也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富農和貧農的政治態度是很好區別的。富農在無產階級反對富人的鬥爭中，他確定地站到了資產階級方面，貧農則願意跟着無產階級繼續前進。中農的情況卻是另外一個樣子，在激烈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它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動搖性更加劇烈了。一會兒向左靠，一會兒又向右靠，經常從一個陣營跑到另一個

陣營。列寧說：“凡是富人和貧民，私有主和工人開始鬥爭的地方，中農總是站在中間，無所適從。富人叫他們到自己方面來：你也是業主，也是私有主，你同那些赤貧工人一塊子幹呢？可是工人則向他們說：富人會欺騙你，他們也會把你搞光；你除了幫助我們來和一切富人作鬥爭外，也是沒有別的生路的。”[⊖] 中農既然是勞動者，所以他拥护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資產階級，但是中農又是私有主，所以他也就猶豫：是否有必要拿自己一分財產去同工人一道“冒險”呢？不如等一等看看，到無產階級肯定地勝利之後再拥护蘇維埃政權也不晚。布尔什維克黨深深地知道中農這一點，估計到馬上把中農爭取過來是做不到的，於是就提出了對農民的第二個口號：聯合貧農，中立中農，反對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黨提出這個口號的目的，就在於使中農即使不幫助無產階級，那末也不要妨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中立中農絕不能了解為把中農撇在一边，更不是把中農推給資產階級，而是包含著竭力爭取的意思。中立中農的時期，實際上也就是使中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的準備時期。

到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許多情況使無產階級和中農的關係問題，具有了特別迫切的意義。首先，土地法令的實施使原來大批貧農上升為中農，中農已經成為鄉村的中心人物，據一九一九年統計，中農占鄉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能不能和中農建立巩固的聯盟，就成了決定蘇維埃國家命運的關鍵。中農是糧食的主要生產者，也是紅軍補充的主要來源，中農的情緒對於紅軍政治狀況有著直接的影響。同時富農到處煽動中農和蘇維埃政權作對，凡是中農被富農拉過去的地方，都發生了農民騷動。因此，中農態度的背向，對於當時戰爭的勝負有著決定的意義。此外，在聯

[⊖] 列寧：“論工農聯盟”，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一三頁。